吳江雪/第二十一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回 ◄

吳江雪
第二十一回　貞女子預識兵機　莽將軍錯擄豔色

► 第二十二回

香閨弱質，先覺人機械。堅冰操，寧瓊碎。命託青鋒劍，名為遺編在。心智巧，些兒不入奸人計，細把青衣代，又把衣裳綴。

能脫險，留身退。當時軍國務，只少嬌娥計。時邁也，玉郎何處重相會。

右調《千秋歲》

當時天子聞奏，赫然震怒道：「陬爾小國，擅敢猖狂！」遂命平遠侯獻蛟出戰。拜赫騰為前部將軍，率領馬步兵五千，限期明日五更三點，開門列陣。

再說吳小姐，困見兵戈搶攘，人情危急，常懷不測之憂，時時把寶劍攜在身邊，一有疏虞，當拼自刎。對雪婆道：「我身在險地，諒無生理，一有不測，我父母暮年之人，全託婆婆勸解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休出此言。京城之中許多宦家貴戚，難道獨有你這一人？設或城破之後，玉石俱焚，難道偏是小姐遭難，我們得生？」小姐道：「京城那裡就破？」雪婆道：「城既不破，何必愁他！京城中兵馬甚多，錢糧廣有，難道先愁餓死下成？」小姐道：「非也！我所慮者止有赫騰耳！他求我不得，未嘗不銜怨於心。聞得他作了先鋒，明日五更三點出城赴敵，必由此地經過。那時圍我宅，搶我財，劫我身，此我預料幾樁必有之事。但我必不為賊所執，可憐徒傷我命耳！」雪婆道：「小姐休說這般不祥的話！老爺也不見說起，難道倒是你有見識？皇皇國法，誰敢搶職官的小姐！必無這樣事，你休得多心。」小姐道：「老爺那裡知道？你只看今夕四更，方知我此言不謬也。

我又慮者，江郎畢竟不曾回去。他情過尾生，必在近地探聽我的消息。倘有驚虞，又增我一番業障了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你忒多疑。江郎他已歸去，南方路上太平，何勞牽掛！」小姐道：「你看我前言，只在今夜應驗，決不荒唐。但還有一線可生之機，看我與江郎的造化緣分。如避下脫，我自將劍鋒斷首，你可記我之言，必無差謬。你還家見了江郎，不可就說我的凶信，只說小姐不幸已失身於人了，切莫說我殉節而死。你可勸他另娶名門，莫絕江家後嗣。待他娶過數年，夫婦和諧，養了兒子，你方可將我頭髮並詩一絕與他看，以代我表明心跡。」說罷，哭將起來。雪婆也涕泣道，「小姐若守義而死，我何忍將你汙衊？況你家老爺歸去，傳揚你自刎就義，人人得知，那裡瞞得江郎？」小姐道：「你只說小姐已被獻家搶去，成婚數日，兵敗之後不知所歸；吳老爺恐人笑話，假做靈柩。這也不為辱抹爹孃。你可牢記在心。你才是吳媛的有終有始的大恩人了。我深感婆婆之恩，今生不能報效了。」就把白綾衣袂扯下一條，以小刀刺碎玉腕，將□□蘸血，寫詩一絕，道：

貞心如鐵石，斷首謝江郎。

只看青絲髮，應留終古香。

小姐挨至更深，渾身穿了青布衣裳，通身將線密密縫好。曉煙見了，笑道：「為何小姐著了布衣，又縫沒了？睡時怎麼樣脫？」小姐道：「外邊風聲不好，女兒家恐怕出頭露面，縫了方才穩便。」曉煙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小婢也要學著小姐，將衣縫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丫頭家何必如此！這也由你。」

是夜，曉煙、雪婆坐到四更，果然軍聲震天。家人驚慌來報：「獻先鋒的兵將宅子四下圍住，聲言要搶小姐為妾，在那裡打牆壁，將衝進來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吳老夫妻奔進房來，抱著小姐大哭。小姐從從容容對父母拜了四拜，道：「女孩兒天生薄命，死在須臾。願二大人努力加餐，切勿過悲。兒死不辱及爹媽的。」夫人見說，越哭得兇了，又見他帶著寶劍，心裡越忙，要去奪他的。倒是吳老欲全其節，教夫人「不必動手，遂了女兒之志，免得玷及祖宗。」說完，又與女兒道：「聞得你在雪婆面前說有一線可生之機，你及早尋個出頭便好。」小姐道：「裡房門外有一地窖，兒一向留心的，今日且暫避片刻，只看機緣，倘或賊人獲住了父親、母親，在你兩人身上要孩兒，可即引他到地窖中，只得又生別法，斷不辱身。切勿以女孩兒故，致彼傷殘，那時孩兒之命原不能保，反增我之罪狀了。」說罷，將身潛入窖中關上，地平全然不覺。吳老夫妻走出中堂，只見屋瓦亂飛，軍聲大振。曉煙隨了雪婆，號咷咷的大哭。

房中去尋覓，小姐不見，單單剩下許多華麗衣裳並頭上簪珥撒在那邊。雪婆當時心生一計，見曉煙的姿色也十分有趣，忙將小姐的衣裳簪珥都穿在他身上，騙他道：「這樣好衣服，小姐又下見了，不穿在你身上，被賊人拿了去，怎生捨得？」曉煙平日極愛風流，身上黛得噴香，梳一個頭足足有兩個時辰，與小姐同年，一般長短，此時妝扮了，好一個婢作夫人！聽見眾人一直打進房來，慌得縮做一團，啼哭不止，坐在雪婆懷裡，以衣袖蒙著頭。只見登時擁了一二十人進房，火把照得如白日一般。當先一員大將，身如金剛，猙獰害怕。雪婆認得是獻駙馬了。見他各處搜尋，走到床前，手牽繡帳。曉煙坐在雪婆懷中，聲也不敢則。雪婆揚聲道：「老爺們，不要驚壞了我家的小姐呀！」那將軍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吳小姐，你在這裡麼？咱就是獻府的公子。前日要娶你為妻，多承你父親這老頭子不肯，皇帝老子倒看上了咱家，招咱做了駙馬。今日咱家只是舍你不得，特來娶你為妾。公主之下也封個一品夫人，有什麼虧著你？快些請出來，不消害怕。即叫眾人吹動鼓樂，抬到營中去，咱做了親，然後與彼兵對陣廝殺。」曉煙不敢抬頭看人，剛道得一聲「我不是小姐」，聲音又細，獻公子也聽不出。後來見他說得好，就像是件好買賣，就不開口了。雪婆故意拖住了曉煙，「小姐」、「小姐」的大哭個不止。獻赫騰道：「這婆子，你不捨得小姐，也隨去了罷。」雪婆慌了，就住了哭聲。他們一擁而出。

原來吳老夫妻，赫騰恐見了他不好意思，先吩咐兵丁拉在一間屋裡。他們出去，吳老夫妻才得脫身，哭將進來。只見雪婆快活，在地上打滾。兩個人忙問道：「小姐在那裡？」雪婆是嚇壞的人，只道又是強人，爬將起來，亂拜道：「爺爺呀，可憐我小姐，方才搶去了呀！」夫妻二人只道是真個搶去，捶胸大哭。雪婆聽出聲音，跨起來，寧神定息了半晌，勸他夫妻兩個住了哭，乃道：「恭喜，賀喜！小姐在此。搶去者，曉煙也。」吳老夫妻方得歡喜，急忙走到地窖邊，輕輕開了，叫起小姐的「親肉」來。小姐伸出頭來，見了父母，猶如再生。都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感謝龍天！」小姐道：「爹爹，母親，女孩兒今番幸脫虎口，須要作速買舟歸去，方免災迍，若是遲延，又生他變矣。」吳老夫妻道：「女孩兒之言有理。只恐賊人一時誤搶了曉煙，後來識出假的，又來肆惡，卻怎麼處？」小姐道：「爹爹，母親，孩兒料他此去必為彼兵所殺，不能復返矣！」吳老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小姐道：「大凡行兵，須要堂堂正正，上合天心，下順人事。今這獻赫騰有勇無謀，姦淫女子。彼兵駐紮日久，必有埋伏，赫賊出城，必被所誘，深入險地，授首必矣。」吳老道：「女孩兒所見極是」。這正是：

誰知閨裡輕盈女，勝卻朝中帷幄臣。